

“网络达人”老爹 掉进网购陷阱

◎阿武

陈老爹可时髦了,虽然已经60多岁,但是手机里淘宝、京东、拼多多等购物软件一样不少。陈老爹每次和老伙伴们聚会,他总会掏出手机,给大家瞅瞅他最近又买了什么好东西。陈老爹经常得意地说:“足不出户,点点手机,需要的东西就能快递到家,神仙日子啊。”

他的那些老伙伴看陈老爹迷恋网购,提醒他:“现在网上骗子也很多,要小心。”陈老爹摇摇手说,网上冲浪,他现在是高手,不会被骗。

特殊的网购

每次网上的购物节,陈老爹铁定是不会错过的,不但折扣大,可能还会有各种赠品相送,这也是陈老爹多年驰骋网络购物沙场的经验。

上次购物节,陈老爹趁着大促,买了一只智能手表。智能手表这新鲜玩意陈老爹也研究了有一阵了,可以接电话、可以健康监测。虽然贵,但趁着活动,陈老爹比平时少花了300元,买回了自己心心念念的智能手表。这把陈老爹得意的,逢人就说自己是个网购达人。

手表戴了没几天,陈老爹就收到一条短信:尊敬的某品牌智能手表用户,恭喜您成为我们的幸运用户,您将获得我们的奖品——一只电饭锅。

陈老爹更高兴了,自己这次网购太值得纪念了,不但价钱比平时便宜,还白得一个电饭锅。

赚钱的“任务”

陈老爹很快按照短信的内容,添加了客服微信。客服声音甜甜地告诉陈老爹,要下载指定软件并注册。陈老爹二话不说完成了注册。客服说恭喜老爹,您获得了18元“下载佣金”。

陈老爹一看自己的手机钱包,真的多了18元。客服紧跟着说,如果进他们的商家福利群,做一些简



养老诈骗犯罪手法虽然千变万化、层出不穷,但本质上都是根据老年人的特点、需求设计骗局,骗局主要有上图中列出的三种类型。

单的小任务,还会有更多佣金领取。此时陈老爹已经忘记了电饭锅的事,开始了做任务之旅。

开始的时候,陈老爹还比较小心。他试探性做了群里的七八单小任务,每次,他都有赚头,而且这些任务对熟悉网购的老爹来说一点都不困难。有了几次成功的经验,陈老爹放开了手脚。

一周后陈老爹迎来了首个成功“抢单”。所谓“抢单”要靠运气,抢到的会有更高的收益。陈老爹根据指令转账1万元,此时平台却显示操作错误,需要补单。

一张大网已经向陈老爹张开。糊涂的陈老爹一直听从客服,不停地转账过去,直到100多万元打了水漂,才意识自己被骗了。

网购的圈套

以中奖为诱饵,不法分子让陈老爹陷入刷单诈骗。而网购的时候,我们可能遭遇的诈骗还有很多,比如称快递感染新冠病毒、快递丢失等,需要配合对方进行退赔;或者他们会冒充购物客服,对所谓“不合格商品”理赔等等。

我们一定要提醒家中老人:网上购物,务必要通过正规途径登录购物网站,谨防钓鱼网站;不要直接给所谓“商家”的私人账户打款;不点击和扫描来路不明的网址链接和二维码图片。要反复向老人重申天上不会掉馅饼,收到中奖信息,不要轻易相信。同时避免个人资料外泄,妥善处置快递单等包含个人信息的单据。发现被骗,请及时报警。

怀念市民巡访团老组长保晓冲

◎何志斌

我们南通市民巡访团的老组长保晓冲走了,全团成员深切悼念的微信一时爆屏。戴为民说,痛惜保支不幸逝世,我们少了一位好大哥、市民巡访团少了一个好组长,是市民巡访团一大损失;梁天明用“心如刀绞,撕心裂肺”8个字表达了痛惜悼念之情。

保晓冲1950年出生,蒙古族,他参加过军,长期工作在交警岗位。约20年前市民巡访团成立,他与我是第一批成员。这些年来,他热心巡访工作,担任巡访小组组长,工作十分负责,是公认的优秀成员。

巡访团组织的集体巡访活动,他几乎一次不落。11月初,团里还对相关建筑工地扬尘防治落实情况

进行了今年最后一轮检查,保晓冲在第一时间落实工作,把他的第10组人员分成3路,对所负责街道的建筑工地一一作实地检查,发现有2个建筑工地扬尘覆盖不到位,立即将情况汇总上报,通过区有关部门督促整改。想不到的是,这成了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项工作。

保晓冲有新闻写作特长,他重视巡访信息的撰写和提交,又带动其他人员积极采写巡访信息,对制止不文明现象、促进文明城市建设起到积极作用。他的第10组无论是集体巡访工作还是巡访信息报送量,在全团11个组中均名列前茅,多次被市文明办评为“优秀巡访小组”,他本人连续多年荣获巡访团

“优秀个人”称号。

保晓冲平时为人严谨低调,参加会议和活动,他总是在靠边靠后的位置认真听讲。他所在的小组负责永兴和天生港两个街道的巡访工作。这两个街道外来流动人员多、店面经营的多,存在问题也多。保晓冲坚持走过路过、整改绝不放过的原则,站在街道的角度,诚恳地及时与街道负责同志当面交流沟通、当面交办整改,一起商议具体整改举措。这个小组立足于解决问题、立行立改的人性化做法,赢得不少好评。

保晓冲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,激励着全团人员在为民巡访路上努力前行。

全家最忙的人

◎徐俊霞

去年麦子收割后,老妈做主把家里的10亩地租了出去,70岁的老妈和老爸终于退休了。对于农村的老人来说,不种地才算真正的退休!

不种地了,老爸成天不是钓鱼就是打牌;老妈却不适应,说自己没事只好躺着,躺得没了精神。

一天,老妈神秘秘地打电话给我说:“你猜猜我现在干啥了?”听这高兴劲儿,我不由乐了:“忙啥呢?”老妈自豪地告诉我:“我打工了,从工厂领活,贴瓶子商标。”

老妈早就琢磨着不种地了,干点啥,一来增加点收入,二来有个精神寄托。镇上工厂里就有一家贴商标的。老妈毕竟年纪大了,眼睛不好,手也没有以前灵活了,觉得贴商标这活自己干得了,就试着领了几袋子瓶子和商标,在家贴完再给工厂送回去。

此后爸妈家里的座机经常没人接听,在北京工作的小弟也和我抱怨:给咱妈打电话,老找不到人。一时间,老妈成了家里最忙的人!

我家离工厂只有500米的距离,老妈经常坐在门口看工厂送原料的车有没来,一来就赶紧骑上三轮车去厂子领活。时间长了,我家门口就成了一个据点,三里五村的乡亲们都坐在我家门口聊天等活。老妈不但要给乡亲们提供马扎,还要供应茶水。这下,老妈说她的日子变得热闹起来了。

贴商标这活看似不起眼,但因为门槛低,竞争很激烈。领活的除了老妈这样的老年人外,还有不少中青年妇女。我和弟弟都担心老妈累着,老妈说:“累不着,活都接不上手,干两天能歇五天!”

话虽这么说,但我知道老妈是个敬业的人。不管种地还是打工,她都闲不住,活干不完、干不好,她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。以前种地的时候,老爸是浇水、打药的主力,老妈起个辅助作用;如今打零工,老妈成了干活的主力,老爸偶尔搭把手。

老妈老爸年轻的时候种庄稼、搞副业,养大了三个儿女,帮衬着成家立业;上了年纪不种地了,虽然收入微薄,手头的积蓄也有限,却从来没向我们张过口、伸过手。

说实话,贴商标这活,老妈干了大半年,少的时候一个月挣100多元,多的时候也不过300元。虽然这两年受疫情影响,我的收入降低了,弟弟也减薪了,但这点钱还是压根看不到眼里。老妈却说:“你们不是常说‘活到老,学到老’吗?我这是‘活到老,干到老’,有事做,心里踏实。”顿了顿,老妈又说:“你们负担重,各人有各人的事。我和你爸多少挣点,虽然帮衬不了你们,但你们的负担就轻点!”

晚晴周刊投稿邮箱:
jhwb10000@163.com